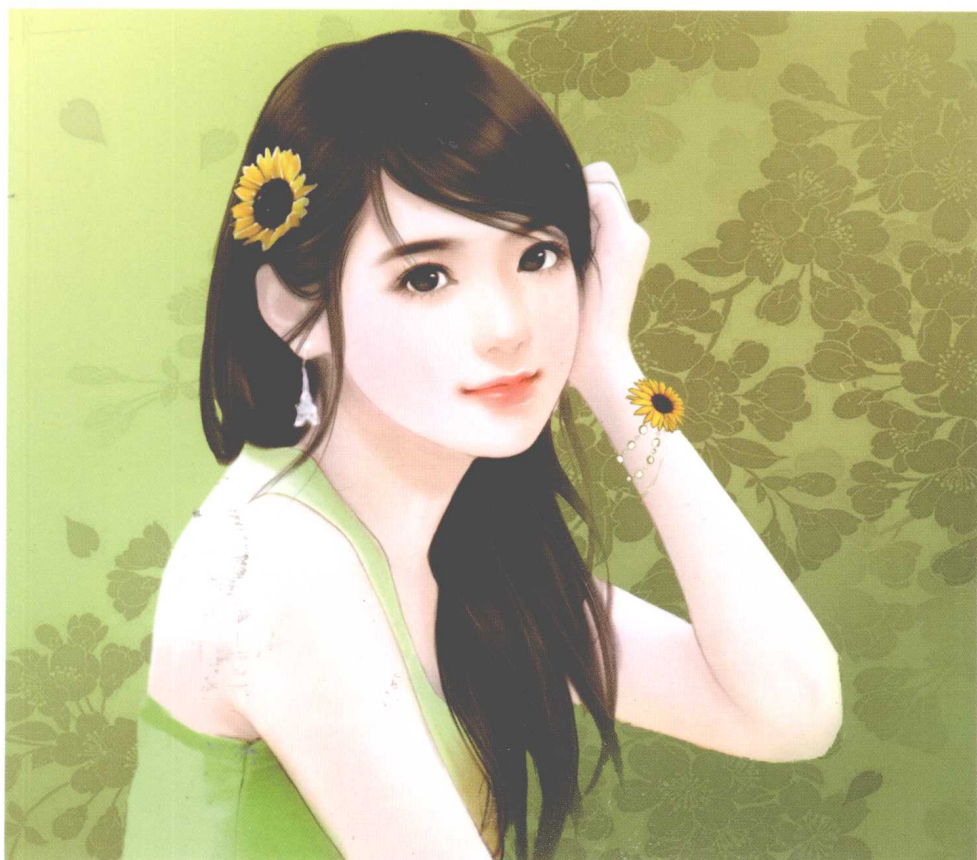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玄小佛
作品

春天的鱼

春天不远，
她深信，
终会幻化成一条真正自由的鱼。

玄小佛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春 天 的 鱼

玄小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天的鱼/玄小佛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 7

(玄小佛作品; 6)

ISBN 978-7-5452-0699-9

I. ①春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9731 号

本作品系列(简体字版)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

策 划: 王 刚 徐明松

责任编辑: 许 铭

封面设计: The Rent · 彭小品

技术编辑: 李 荀

书 名 春天的鱼(插图本)

著 者 玄小佛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6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699-9/J·410

定 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春天不远，
她深信，
终会幻化成一条真正自由的鱼……

——玄小佛

坐落在台北近郊——内湖，一栋有车库、有草坪的两层别墅，外观砌着红色的意大利石砖，那大团般的艳丽色泽，不管由哪个角度玩赏，都十分醒目。

这是半年前，岳父、岳母不声不响之下，准备好的给柯怀恩的退伍与结婚礼物。

大学毕业后，立刻服兵役。

服兵役时间，柯怀恩的同学、袍泽，统统面临女友移情的“兵变”痛苦。

声声痛苦中，柯怀恩侥幸得让大家妒忌。

他遇到了施安莉。在距离退伍的前八个月。

施安莉——成大即将步出校门的女孩。

成大在台南。

柯怀恩服兵役发落的地方，介于台南、高雄之间的左营。十分幸运，他家住在高雄。

施安莉念数学。

全校数学系，连教授包括在内，三百多人里，总共只有十二个女孩，刚好一打。

施安莉是班花。

因为，班上的女生，只有她一“枚”。



施安莉是系花。

因为，一年级到四年级，那一打女孩子里，她是最明亮的星星。

上帝常有叫人费思的安排。

智商敏捷的女生，外貌就差了好几截。

难怪施安莉是班花、系花。

绣出来般的两道眉，溜溜亮。

双眼皮里的两颗眼瞳，晶晶闪闪。

鼻梁微翘，仿似永远在对四周打招呼。

小薄唇，秀气的像粒不成熟的小草莓。

月亮型的脸蛋，实在可爱。

她的头发不是黑色的。

深、浅的棕色，混杂在一块。

有阳光的日子，特别的发色，在成功大学的校园里，会令男生为她吟诗。

四年大学生活，施安莉并不活跃。

不参加社团。

不与同学共唱大学梦。

不涉及任何活动。

总之，施安莉除了有课的时间，没有谁能在学校，看到数学系的班花与系花。

“施安莉呀？我们数学系最漂亮的影子。”

最漂亮的影子，取代了施安莉的姓名。

最漂亮的影子,谁也追不到。

最漂亮的影子,是个谜。

最漂亮的影子,跟成大女生唯一相同的地方,就是骑摩托车。

施安莉有部颜色别致的摩托车——紫色的。

棕色长发。

紫色摩托车。

同学对施安莉的认识,最深莫过于此。

衣服扔进洗衣机。

做早餐。

擦亮地板。

当徐立德睁开眼睛,总是一室的清洁,与色香俱全的小菜跟麦片稀饭等着他。

除了上课。

施安莉简直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。

“安莉,如果不是等你的毕业文凭,我一定请公司调我到台北。”

徐立德带点抱怨,带点怜疼。

是念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吧。

来收房租的,不再是高壮如体育健将的方姐。

“方姐回台北了,帮她爸爸管理公司,我租了楼下那间,我跟方



姐是同事，她麻烦我，每个月代她收房租，我叫徐立德。”

极平凡的认识过程。

但，施安莉那夜有点失眠现象。

也许墙壁的隔间太单薄了。

徐立德搬进来的第一天，到了半夜，家具进出的摩擦，仍吵到施安莉。

也许少女的心弦，主动拨弄了。

徐立德的自我介绍，简单扼要，音质清晰、成熟。

不卑不亢的态度。

他穿了一身银行家的藏蓝色西装。

数学系的施安莉，对经济新闻特别留意。

电视新闻里，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家，总是穿着笔挺、考究的藏蓝色西装。

徐立德相当高大。

五官的线条，冷峻、帅气，两眉间一颗绿豆般的痣，有股思想家的忧国情操。

外形上，徐立德捉住了施安莉。

行动上，徐立德刻意营造机会，施安莉一步步走进徐立德的生活。

校园里，更见不到施安莉了。

恋爱中的施安莉，神秘得没人知道。

他们是楼上、楼下的房客，一层地板的距离。

由羞涩脸红到自然无拘。

施安莉与徐立德的感情，迅速成长。

徐立德早就不再扮演替方姐收房租的角色了。

施安莉开始关心徐立德晚归。

施安莉开始担忧徐立德堆积成山的脏袜子。

施安莉开始扮起妻子的行为——做家务。

仍是隔着一层地板的距离。

但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一对恋人。

看来各付各的房租费。

事实上，有着夫妻般的生活。

“等你毕业，我们立刻结婚，安莉，男人的事业，必须在大都会发展，台南只是个美丽的小城市，我从前的同学，不是出国念书，就是往台北跑，你呀，你把我绑在这里，动弹不得。”

安莉享受这番疼溺的抱怨。

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立德往台北的次数增加得令安莉孤独。

安莉不敢告诉家人，她有个男朋友。

社会再怎么变迁，身为父母的，绝不能容忍念大学的女儿，竟与一名男子“同居”。

尤其在施家，安莉是独生女。

从小学钢琴、练芭蕾，成绩优秀，进了极少女孩念得下去的数学系。

漂亮的脸孔。



身材玲珑如舞蹈家。

气质优雅。

施造祥、张翠盈夫妇，在亲友前，谈到女儿，神采的得意，几乎到了忘形。

他们甚为满足女儿在电话中的回答。

“爸、妈，寒假我不回家，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，毕业考我一定要考第一，我要充分利用寒假的时间，不要生我的气。”

挂完电话，安莉为自己的说谎流泪。

更为自己留在台南，立德去了台北流泪。

“乖乖等我，我到台北谈事情。”

“我也去，反正放寒假我本来就该回家。”

“你回家干什么？我想见你多不方便，除非你有勇气告诉你爸妈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

“我当然不能讲，但我该回家的，见面怎么会不方便？我家在内湖，开车不到半个小时，就到台北市中心，立德，我真的想回家过寒假。”

立德的声音冷了。

“随你便，我没权力阻止，我们还没结婚，法律上，你不是我老婆，是你提出拿到文凭才能结婚的，我一直尊重这句话。”

安莉服从了立德。

这个大她五岁的男孩，在她眼中，如巨人般成熟，稳重。眉心中那颗痣，像她生活中不可缺席的一盏灯。

立德的每句话都是圣旨。

安莉习惯了不反抗。

安莉感激立德对她的尊重——大学毕业，拿到文凭，才可以结婚。

方曼琪如果专攻体育，绝对是高水平的女孩。

高壮的体态。

永远充沛的精力。

笑声爽朗如雷。

短削的头发下，覆盖了张充其量只能说五官端正的面孔。

她太忙。

忙得没机会谈恋爱。

台南有店面，有房子，有土地。

台北有事业。

全由她一手掌管，连收房租都是她。

富裕的家境，算是老天爷弥补了她欠缺女性柔美的地方。

方再培不得不把一切交由方曼琪。

没有儿子，太太过世十几年，年轻的妻子，不准他跟女儿多来往。

男孩性格的方曼琪，对专程约了见面、交送房租的徐立德，有点好笑。



“这么小的事，我忙的快忘了台南那栋公寓，来台北几天了？做什么？实在不该麻烦你这个大男人帮我收房租。”

“你讲话速度能不能慢点？”

咖啡杯停在从未抹过口红的唇边，方曼琪愣了一下。

“速度太快是吗？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，算不算是一种缺点？管他的，缺点我也认了，每天忙得连睡眠时间都不够，再慢吞吞的说话，什么事都别做了。”

徐立德饶有趣味地欣赏眼前这个男性化的女孩。

用力一擦，抹掉唇角的咖啡汁。

方曼琪被徐立德看得极不自在。

好像从来没有男孩这么瞧过她。

“喂！看什么？鉴赏古董啊！你的邻居好吗？”

“我的邻居？谁呀？”

“那个叫施安莉，成大数学系的女孩。”

徐立德声音表情自然浑圆。

“你说她叫施什么？说了你不相信，我只知道她姓施，她念数学系呀？有没有搞错？很少听女孩子念数学，除了每个月代你去收房租，从没见过面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应酬，外带混几个女朋友，除解寂寞，跟你一样忙，忙得没时间去认识邻居，你说那个姓施的，长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。”

方曼琪欣赏起徐立德的坦白、直率。

“混几个女朋友？没有一个认真的？”

徐立德帅气地喷了口烟。

“很想认真,但,找不到认真的对象,而且,不打算长留台南,玩起真感情,害了对方,不道德。”

坦白、直率的性格里,竟有美好的责任心,方曼琪对徐立德涌现一份好感。

“方曼琪,怎么突然安静了?”

一股女孩的羞涩,莫名其妙的展现在方曼琪眼角。

徐立德太懂得女性情怀了。

方曼琪的反应,逃不过他的掌心。

咖啡店的音乐极富浪漫。

午后的客人不多。

徐立德挑拣的话题,把男性化的方曼琪,逼迫出女人的情绪。

牛仔裤的两条腿,缩合起来。

不带任何首饰,指甲咬得光凸的一双手,逐渐握成一个掌心。

连睡前都不上保养品的脸,也有了几分娇态。

谈工作,谈家庭事业的压力,谈独生女的负担,谈母亲去世后,父亲续弦,娶了个比自己年轻的妻子,父爱从此分给了小妻子。

谈得方曼琪忘了自己是个忙碌的人。

谈到天黑,共用晚餐。

谈到方曼琪突然发现,自己从未在恋爱里,得到过一次愉快。

眼前这个徐立德,认识有两三年了吧。

怎么没把他当男性看待过?曾经还是同事呢。



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两眉间那颗痣，不时发出电波。

徐立德变成一个叫人怦然心动的男性。

幽幽的灯光，加上餐桌小小的烛光，方曼琪的心境，仿佛走进爱情。

寒假结束了，徐立德才从台北回到台南。

施安莉有了第一次的反抗。

她咆哮地大哭：

“叫我别回家过寒假！结果呢？整个寒假，我见不到你！连个电话都没有！”

“进门就跟我吵架！什么都没学会！就只学会了最叫人厌烦的吵闹！哭喊！懂事点行不行？别把我吓跑了！我受不了你的无理取闹！”

施安莉冤屈的泣声更强烈。

“从早到晚，每天等！等！等！一步都不敢出去！怕你从台北回来了，见不到我，这叫不懂事？请你公平点！这叫不懂事吗？”

徐立德是真的厌倦了施安莉。

一个念数学系的女孩，对自己的前途，有什么实质的协助？

“你说话！立德！你说话！为什么不敢面对我？看着我！看着我！”

徐立德望了望施安莉。

那秀气的像粒不成熟的小草莓薄唇，张合间，变得叫徐立德烦躁。

“我不想开口！我懒得看你！别骚扰我！我很累！我需要休息！不准你再无理取闹！简直叫人厌烦！”

“我不累吗？我更需要休息！我等了一个寒假！我整整浪费掉一个寒假！”

男人动起暴力，对女人有无限的震惊。

徐立德摔废物般，将施安莉从门口摔出去。

又怕又恨地跌在门外，施安莉有好几秒，整片思绪空白。

看到自己竟然趴倒在地上，一脸难堪的恨，支撑了施安莉。

施安莉站起，对着门，又踢又打地呐喊：

“开门！开门！徐立德！你对我动手！你居然对我动手！我一定要你后悔！我一定要你后悔！”

徐立德没有后悔。

门，仍牢固地关着。

后悔的是施安莉。

拖着被摔疼的身子，施安莉步步艰难地爬上楼。

爬上属于她自己的“家”。

错的也许不是立德。

什么都没学会！就只学会了最叫人厌烦的吵闹！哭喊！不准你再无理取闹！简直叫人厌烦！



多不该。

怎么变成一个愚妇般的女人？

太不像知识分子的行为。

施安莉在哭泣声中，检讨自己。

也在哭泣中，惦念着几百个日子来，在徐立德面前所扮演的“小妇人”角色。

明天立德会来敲门的。

明天立德会带着疼惜的声音，将自己搂入怀中，然后说：

“文凭那么重要吗？好吧，我等，一毕业，我就要立刻结婚。”

怀抱着这句话，施安莉宁静了。

她是念数学系的。

她比一般女孩冷静、理性。

她告诉自己，再也不能吵闹、哭喊，再也不能无理取闹。

太多心理学分析过：男性最不能容忍的女性，就是使用音贝与眼泪做两性争执的武器的人。

施安莉平抚自己的情绪。

用逻辑清洗了女孩的软弱面。

徐立德并没有来敲门。

施安莉努力衍生冷静、理性。

爱情不会因为一场意见冲突就消失结束的。

两个星期过去了。

徐立德像离开了这个地球。

冷静与理性,再也不能阻吓施安莉了。

抛开矜持。

抛开女孩最后残剩的自尊。

从学校回来,施安莉去敲徐立德的门了。

“立德,我们不要冷战了好不好?”

门未开。

施安莉乞讨地含着泪。

“我再也不吵闹——,我再也不哭喊——,再也不无理取闹——”

房子里的徐立德,有说有笑的拿着电话筒。

“搞不清楚,曼琪,我看我要搬家,你这栋公寓,住的全是女孩子,没事就听到那些做梦年龄的女孩,为情伤风,为爱感冒,住久了,我都快女性化了。”

徐立德声音爽朗。

眉心却挤成一团。

方曼琪不会乖到相信,屋外的声音跟自己无关。

“好吧!我考虑考虑,到你爸爸公司上班,需要克服心理上的某种男性障碍,如果,我们只是从前的朋友关系,我会凭我的能力去争取,但,现在不同,给我点时间,别再谈这件事,再谈下去,自尊心都被谈掉了,曼琪,对不起,我想挂电话了,明天再打给你。”